

数字时代传统文化在高校的传承现状与优化路径

邹金利

(四川工商学院,四川成都 610200)

[摘要]数据驱动改变传统教育模式,正在重塑传统文化的传承业态,也为高校育人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高校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将校内场所和校外基地有机联动,以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然而,师生文化数字素养仍有不足,传统传播与数字传播结合的全渠道传承矩阵尚未形成。本文提出,高校要把握数字时代契机,突出文化内涵,提高师生文化数字素养,构建全渠道传承业态,从而形成适合自身的文化传承机制。

[关键词]文化数字素养;高校育人;传承现状;优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5.08.045

[文章编号]2096-711X(2025)08-0132-03

[本刊网址]http://www.hbxb.net

前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核心,囊括了儒家、道家、法家等思想体系,包含古代文学、绘画、音乐、哲学等各个方面的突出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党的二十大将“教育数字化”写进报告,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高校作为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阵地,担负“推进教育数字化”和“以文育人”的重大使命。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度学习以及图像识别等技术发展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向教育各领域渗透。数据驱动改变传统教育模式,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发展为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高校革新传统文化的传承模式已成为必然趋势。

一、数字时代高校传承传统文化面临的挑战

(一)数字时代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冲击

不同的民族文化被全球化进程挤压在同一个平面上,各种思想文化激烈碰撞、整合,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的趋势。多元文化对传统文化带来强烈的冲击与解构,冲击主流社会所主导的道德原则和行为准则,容易导致青年群体出现文化认同危机。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等价值观不断稀释传统价值观,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带来极大困扰。

数字化催生新技术的同时,也孵化出改变人类认知的新文化,覆盖人类生产生活、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诸多领域,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形成挑战。数字化推动不同文化交织、互动和融合,使得各类地域文化的特色面临着被同质化的风险。

为了赚取流量、满足大众快速消费需求,同质化、低俗化、不适配的“数字文化杂食”等问题突出,阻碍了文化生产的多样性和创造性。虽然数字技术为传统文化的保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如何正确、公正地使用这种技术,防止文化信息的误读和曲解,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数字时代对高校传统文化教育效果的消解

1. 教育者失去“强主体”地位

数字时代促使不同文化得以迅疾广泛地传播,互联网技

术推动受众从被动接受信息的信宿嬗变为主动传播信息的信源。传统的教学模式正在被颠覆,教育者的“强主体”地位正在被数字技术构建的交互性的场景式模式所取代。师生关系由教师为主体过渡到了师生平等对话的互动关系,传统教育的“师→生”两点之间的教育生态被打破,转向了“师→机器→生”和“生→机器→师”的多元循环模式。

2. 学习者的认知和情感受到冲击

数字技术时代,平台将内容的“娱乐化”和传播的“精准化”作为供给标准,“信息茧房”效应加速受众的知识结构固化,使得人们习惯于接受日益窄化、碎片化和虚拟化的娱乐文化,弱化了自身的文化思考和整合能力。

数字时代,身份虚体的情感表达具有更多的神秘性与不确定性,网络族群的形成使得信息实现病毒式传播,更容易引起群体情绪的极化。而青年学生对文化信息的甄别、筛选能力不足,存在数字素养蕴含的欠缺等问题,无法有效抵制低俗的不良信息,极易在大量非主流的碎片化内容中迷失认知。

二、数字时代高校传承传统文化面临的机遇

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数字文化消费呈现旺盛需求。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辟了新的空间和路径,正在重塑传统文化的传承业态。

传播学者伊尼斯根据文明传播的方式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口头文化和书面文化,传播媒介具备时空属性并受到时空限制。一些传统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能依靠口头、书面的方式进行传承。如今,数字技术使得人们可以利用拍照、扫描、录音、录像等方式,科学地记录和留存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信息,使得图文、影像、雕塑、绘画、音乐等艺术创作由物质形态延展到非物质的数字形态,通过虚拟空间的储存和终端技术实现活态保护。

依托于数字技术的线下文化体验馆,借助VR等智能技术,实现传统文化的全实景高清展示,使得传统文化变得可听、可观、可感。借助AR技术将游客引流至线上展厅,使得虚拟信息与真实世界巧妙融合,让用户获得沉浸式的立体三维视听的交互体验感。数字技术的更迭换代,改变了信息的加工和处理方式,丰富了信息的传播渠道与交流形式,不断

收稿日期:2024-12-27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新建院校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项目“数字时代新建本科院校文化育人机制研究”(项目编号:XJYX2024B10)、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2024年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题“文化传承视域下教师数字素养现状与提升研究”(项目编号:GJXH2024YB-100)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邹金利(1986—),女,四川宜宾人,四川工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化传播、新媒体传播研究。

突破文化信息的时空限制,形成多对多的多元时空传播格局。

数字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以区块链、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不断丰富着文化产品的形态,越来越有趣且新潮的文化产品逐渐走进大众日常生活。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全民共创社会文化的时代已然到来,艺术创作的专业门槛于技术创新中逐渐模糊。数字技术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也使得传统文化融入高校育人的内容和形式有了新的发展,传播渠道和途径更为多元,融合深度和广度得以延展。

三、数字时代高校传承传统文化的现状

(一)“三大课堂”育人成效明显,全渠道传承业态尚未形成

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发展为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帮助高校打造生动、智能、实景、互动的教学实践活动。许多高校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将校内场所和校外基地有机联动,着力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三个课堂育人体系。

第一,深耕第一课堂,教师通过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构建全过程育人模式。课前,教师通过智慧教学平台、网络社群等发布任务,邀请学生共同运用数字技术收集、筛选并组建文化资源库。课中,师生通过VR技术和数字三维重建技术等手段,直观、具体、动态地呈现传统文化,将传统的静态文化内容三维立体化,给受教育者带来强烈震撼的感官体验。在课堂内外,教师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与课程知识的融合点,通过任务引领、项目教学等方式,带动学生开展传统文化的数字化协同工作与创新创造。

第二,在第二课堂,创造学校环境、开展系列文化活动、创建校园文化品牌,通过美育氛围的浸润,厚植学校文化土壤。其中,创造学校环境的常见做法包括:在校园内的教学楼、图书馆、文化广场等地展出传统文化故事,在室内台阶、室外地砖等处雕刻典型诗词,以历史名人或典故为学校的建筑命名,搭建VR文化体验馆实现沉浸式体验。开展的文化活动主要有:依托校内的文化研究中心开展文化教育,组织读、诵、传、写系列活动,将传统文化有效融入文艺体育项目、志愿公益服务、创新创业创造等。此外,借助数字技术形成网络文化资源库,举行绘画展、论文比赛、视频制作等各类网络文化活动,通过微信、微博、网站等平台建设网络文化载体。

第三,在第三课堂,带领学生参观当地线下文化场馆,调研地域文化,以引导学生亲身策划、亲身体悟为宗旨,让学生在社会实践、实习、实训等活动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感受华夏文化的特色与魅力。

但是,高校仍以传统的“三大课堂”为主渠道,线下平台同线上平台没能贯通运用、形成合力,没有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传统传播与数字传播相结合的全渠道传承业态。

(二)育人内容模式化,未实现精准教学

许多高校基于地域文化开设特色性的全校课程,推出特色教材,将传统文化的重担交给通识教育类课程,以期实现传统文化的全覆盖。同时,以课程思政理念指导专业课程,力求将思想价值引领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和各环节。

但是,一些通识类课程存在“为推广而推广”、育人内容模式化等现象,多是“千人一面”的笼统灌输。而专业课程中的文化教育,部分教师难以有效获取、甄别、整合来自不同媒介的文化教育资源,没有形成适合课堂教学的数字资源库,也无法为学生提供直观、生动、富有启发性的学习材料。高校致力于打造校园特色文化品牌的诸多举措,也极易导致文化教育内容窄化。

育人内容的模式化与窄化、未能有效借助算法技术的智能系统优势等原因,使得高校无法通过“画像”捕捉和识别不同学生的价值取向以及偏好,难以开展精准的“一对一”文化教育。

(三)师生文化数字素养不足,传承效果待提升

数字素养是教师进行数字技术与文化教育深度融合的基本桥梁。结合《教师数字素养》标准和“互联网+教育”的时代要求,文化传承视域下教师的数字素养的构成要素应包括:第一,具备开展文化遗产与数字教育相结合的实践和创新的数字化意识;第二,掌握适用于文化遗产的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第三,能够开展与文化遗产相关的数字化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学业评价和协同育人数字化应用;第四,履行合理使用文化遗产相关的数字产品和服务等社会责任;第五,利用与文化相关的数字技术资源持续学习和专业发展。然而,教师作为数字教育的实践者和引领者,在使用数字技术资源来传承文化方面的素养有待提升。

数字技术赋能文化遗产,需要教师和学生都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部分学生能够做到有效利用数字技术获取、甄别、整合来自不同媒介的文化资源,分辨不同媒介的文化内容的真伪。但是,一些学生参与文化遗产的意识不强、运用数字技术来传承传统文化的主动性不高。由于缺乏必要的数字素养,青年学生无法运用数字技术分析和解决问题,难以参与到优化、创新文化遗产的实践中。

(四)“重形式轻内涵”倾向明显

高校借助虚拟现实、3D全息投影技术等数字化手段有效提高了文化教育的体验性、互动性和趣味性。然而,基于VR等技术的教学设计,往往以群体的观摩式学习为主,学生没有对来自不同课程的文化融会贯通,难以灵活运用并加以创新。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数字教学工具如何演进,都应以服务其承载的内容的价值为根本。

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意识到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教育意义,并主动将其融入校园,形成了良好的参与、学习、实践和传播传统文化的校园氛围。但许多文化遗产仍然停留在举办展览或是组织体验活动的初浅层面,没有将传统文化有机融入课堂,文化遗产没有从知识普及向专业技能培训、学术传播等领域扩展。人工智能时代,工具和技术的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高校文化数字素养教育虽多,却往往只以技术培训为主。对如何将与文化遗产有关的数字技术资源应用在具体课程的教学环节设计、数字资源建设与循环利用、学业的过程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等问题,仍然缺乏深入研讨。

四、数字时代高校传承传统文化的优化路径

(一)拓宽线上线下育人平台,构建全渠道传承业态

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发展,为高校打造生动、智能、实景、互动的教学实践活动,文化遗产的教学场所可以不局限于传统的线下学习区域。高校应该着力建设线上、线下文化育人平台,整合传统传播与数字传播渠道,进而构建传统文化的全渠道传承业态。

首先,在校内环境创设方面,以文化品牌塑造为引领,建设特色性的传统文化体验馆、文化展览馆等,将传统文化“可视化”,把自然景观塑造为文化景观,将环境打造成隐性课程。将师生参与收集的素材、形成的科研成果及文创产品等,一同在文化馆内展出,结合数字多媒体展示技术增强互动体验效果。同时,以校内外的线下文化场所为依托,推出文化遗产系列活动,从读、诵、传、写等常态化基础项目拓展到文化服务、文化创意与营销等实践环节。

其次,通过微信、微博、网站等平台建设线上新媒体传播矩阵,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整合文化相关资源,推动数字资料库、线上展览馆等的建设。利用高校师生中的意见领袖的影响力,鼓励师生创设个人账号,以直播或短视频等形式展示传统文化之美,结合投票、转发、评论等互动行为,产生裂变传播的指数级增长效应。

(二)提高师生文化数字素养,增强协同育人效应

第一,加强对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及数字技术培训,帮助教师驾驭各种信息技术环境、平台和资源,使得教师能够娴熟运用数字技术开展文化教育。鼓励教师创新文化传承模式,突破传统课堂的时空限制,通过新媒体将优秀传统文化以学生喜爱的形式呈现,提高文化教育的实效性。教师要主动对个人的文化传承教学决策和实践进行分析和反思,开展与文化传承相关的数字化教学研究,不断创新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活动,进而达到循环向上的效果。

第二,教师要注重培育学生的文化数字素养,积极开展与文化传承相关的数字化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学业评价和协同育人。具体做法包括:通过专题训练及实践项目,提高学生对数字信息的甄别、筛选、分析能力,促使学生自觉抵制低俗的不良文化;创设混合学习环境、优化教学流程和开展个性化指导,实现文化传承效果的多模态评价和分析;提高学生参与文化传承的积极性,带动学生开展文化传承的数字化协同工作、知识分享与创新创造,使学生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资源生产者、信息传播者。

(三)千人千面,数字技术赋能精准教学

高校应建设功能完善的数字教学平台,包括数字图书馆、在线课程平台、互动社区等。这些平台应配备互动交流、数据分析、个性化推荐等功能,以实现文化育人的精准教学。

高校在开设文化通识类课程的同时,应充分调研学生需求,创设“学生点餐,教师送餐”的文化选修类课程建设模式,丰富线上微课、慕课资源,以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运用算法技术对教学平台的数据进行分析,捕捉学生的价值观和兴趣偏好,对学生进行标签化分析和精细划分,描绘“千人千面”中每位学生的专属画像,借助数字技术实现教学中

的“一人一案,千人千案”。同时,基于学生画像,研判其可能出现的信息偏食、知识固化等信息窄化现象,优化信息推荐及课程教学内容,使得学生接触导向正确的多样化文化。

(四)重视内涵建设,提高文化育人效果

高校应挖掘校园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借助数字工具提升内涵,全面提高育人效果。高校要充分运用数字平台这类传承载体,突出文化的价值功能,实现传统文化的全方位、深层次润泽。例如,推动数字平台的精品资源供给及建设,通过游戏、动漫、音乐、视频、文学等大学生喜爱的文化形式,让文化育人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将数字技术应用于观摩学习、项目训练、社会实践等多个环节,让学生能够对来自不同传播渠道的文化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并实现文化创新创造的活态传承。

结语

高校要把握数字时代契机,以数字工具为载体,突出内涵建设,在活态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助推自身校园文化建设。同时,不同高校的文化各异、情况不同,要充分挖掘不同数字平台的技术及传播优势,激起“数字技术+传统文化+高校育人”三者产生的化学反应,以形成适合自身的文化传承机制。

参考文献:

- [1]朱蔚懿,王超.数字时代中华传统文化育人的高校实践路径[J].汉字文化,2023(22).
- [2]段颖惠.地域文化融入地方高校教学的思考与构建[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2,29(1).
- [3]邹金利.区域性非遗融入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研究[J].中国教师,2022(3).
- [4]李艳会,杨燕.新媒体时代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思政教育路径研究[J].秦智,2022(12).
- [5]韩松,王洛硕.数字经济、研发创新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
- [6]田必春,王冬梅.VR技术与红色文化育人融合的现实依据及路径思考[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23,25(5).

The Current Status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heritanc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Digital Era

ZOU Jin-li

(Sichua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200, China)

Abstract: Data-driven transformation is reshaping tradi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industries and bring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college educ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take the classroom as the main battleground and link on-campus venues and off-campus bases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system that involves all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and all aspects of the proces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insufficient cultural digital literacy amo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a full-channel heritage matrix that combines traditional and digital transmission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provided by the digital age, highlight their cultural connotations, enhance the cultural digital literac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build a full-channel heritage ecosystem to form a suitable cultural heritage mechanism for themselves.

Key words: cultural digital literacy;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urrent status of inheritance; optimization path

(责任编辑:桂杉杉)